

書的年从

一個孩子的夢

白塵著



4815.1

10714
9

475

少年 的 書

白 塵 著

一個孩子的夢

讀者生活出版社印行

#814.5
7520

給我的讀者

——「一個孩子的夢」代序

親愛的讀者：

你今年十幾歲？幾年級？——我們談談好麼？——唷！別綑着臉，我們做個朋友罷！告訴你：別當我跟你們老師一樣，是個又高又大的人；來，比比看，我跟你一樣高哩！今年，我小學還沒畢業啊！來，這兒是我的手，我們握着。

好了，談罷。——你想讀這本「一個孩子的夢」麼？慢着，先讓我們談談。

喂，你「迷信」麼？

瞧，你又綑着臉啦！——別着急呀！我曉得，我們上過學，讀過書，誰還會「迷信」呢？你不會，我也不會。我們「新少年」都不會。——噯，噯，別忙。說我們大家夥兒都不「迷信」，可也靠不住吶！先舉兩個例子問問你：媽媽讓你吃過「望蛋」麼？——

母雞肚裏還沒生下來的「小雞蛋」，媽媽讓你吃麼？她呀，一定這樣說：「小雞蛋吃不得的，吃了會忘記字呀！」還有，媽媽讓你吃魚籽麼？她會說：「吃了魚籽認不得字呀！」你要是拿一碗水澆在狗頭上，媽媽就又生氣了：「不許澆！澆了會『狗淋頭』；等你娶新娘子（或者出嫁）那一天要下雨的！」

這些話我們相信麼？——不吹牛，我比現在還小的時候，就相信。可憐看見他們大人吃小雞蛋，吃魚籽，吃得有滋有味，自

已不敢吃；看見那些討厭的狗，也不敢拿水澆。——對不住，這是什麼玩意兒？——也就是「迷信」！

為什麼吃小雞蛋就忘記字？為什麼水澆狗就會「狗淋頭」？

——後來曉得了：全是鬼話！小雞蛋跟魚籽，是不容易消化的東西，吃了怕生病，他們大人怕麻煩，不肯講給我們聽，就來嚇我們：「吃不得！吃了會怎樣怎樣哩！」拿水澆狗呢，狗急了，會咬人。大人怕我們挨狗咬，也就拿些鬼話騙我們。這些鬼話說呀說呀，說得年代久了，連大人們也忘記了什麼道理，就變成了「迷信」。

「迷信」，就是這末來的：有一些壞蛋想出壞主意，叫人家不做那一件事，就說：那件事是做不得的呀，做了，菩薩會怎樣怎

樣啦！——他們扛著菩薩的招牌，就這麼瞎吹牛，吹出許許多多的「迷信」來。比如做皇帝的，他怕別人搶他的皇帝做，就說：「皇帝是『天之子』，別人不能做的。想做皇帝就是『造反』；『造反』的就該『天誅地滅』」……總結一句話：天地間的「迷信」，都是一些壞蛋弄來騙人的。

壞蛋騙人幹嗎？——他們叫別人服服貼貼地聽他說話，他就做皇帝，做官，享福，圖快樂，叫別人永遠地做他的奴隸，牛馬。——這就是「迷信」的用處。

講「迷信」，如果單教人：不准做這樣，不准做那樣，……什麼都「不准」，還是服不住人的。因為一個人總不肯老是吃虧。

——哼，壞蛋可明白得很，他曉得這一點，就又想出辦法來了。

這辦法就是「報應」。

你吃了別人的虧麼？他們告訴你：算了罷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你吃虧的是好人，將來要得好處的；他是惡人，天老爺不容，必定受地獄之苦！——可是這種「報應」看得見麼？不，要在地獄裏，或者到「來生」才報哩！——哈哈！「地獄」，「來生」，這些鬼話誰相信呢？等到你一死，什麼都沒有了，吃虧的只好算是白吃，討便宜的也白討了。——這就是壞蛋騙人的法子。他欺負過你，怕你去報仇，就把糖抹在你的鼻子上，哄騙你，叫你別報仇，等「報應」。可是等你一死，什麼「報應」都沒有，你就上了一個大當！——哼，你說，「滑」不「滑稽」？

這樣的當，有些聰明人是不肯上的。那些壞蛋可又想出個辦

法：——你不相信來生的「報應」麼？好，再添一種「現時現報」罷。

怎樣「現時現報」呢？比如，一個員外，或者一個大官，是個好人。被另外一個惡人欺了。受盡千辛萬苦，吃盡無數冤枉，雖有許多人幫助他，也不成功。到後來，連他自己的老命都保不住了，真真是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啦。這時候，偏偏絕處逢生，來了一個仙家，一把搭救了他。然後把惡人統統殺死。好人呢，都又團圓了。死了的，也叫他活過來；挨皇帝弄掉了官的，又回來做丞相。

這樣的「現時現報」，真能安慰許多受苦受難的人。於是這些人去找仙家，找得道的老和尚來搭救了。可是據那些壞蛋說，

仙家，道人，這些活神仙是不容易請的。要請到他，須要受盡多少苦處才行。於是這些吃了虧的人天天找，日日找，時光換過了，把報仇的事都耽擱了，一直找到精疲力盡，兩條腿一伸，就嗚呼哀哉——死掉了。可是仇呢，還沒有報。仙家呢，連個影子也沒有。——他又上了一個大大的當！

仙家，你看見沒有？呸！鬼話！是那些壞蛋騙人的！

這些鬼話多哩！他們不單是在嘴裏說，還要做成唱本子，小說，去騙那些沒知識的老百姓。我們呢，都是小學生，又唸書，又學科學，將來是不會相信這些鬼話的。那些壞蛋就發愁了，他想：「這些小學生真厲害！長大了可不得了！要早點騙他！」於是，他想了一個法子。——朋友，你說，是個什麼法子？

你歡喜看畫兒嗎？——對了，你歡喜，我也歡喜，我們小學
生個個都歡喜。——哼，壞蛋就來了：他把那些鬼話都編成故
事，用畫兒一張一張畫起來，訂成本子，擺在街上出賣，出租。
——這種書你曉得，我也曉得，大家都曉得，就是那「連環圖畫」
（有人叫它做：「小人書」）。

自然嘍，「連環圖畫」裏也不盡是騙人的鬼話，像馬占山啦，
義勇軍啦，十九路軍打日本啦，也是真的。可是除了這幾種以外
，那些什麼火燒紅蓮寺，火燒玉佛寺，東遊記，火燒朝天嶺，大
鬧岳陽樓，小鐵拐李出世，七星壇，開天闢地，大破萬寶嶺……
凡是有神仙幫助好人的，都是那一派騙人的鬼話！

朋友，當心罷！這些書是害人的！神仙這東西本來是他們吹

牛皮吹出來的，（要是真有神仙，我說這句話，他會砍掉我的頭的。可是你看，我還在這里寫下去，也沒有一個鬼敢來碰我！）那些壞蛋教我們求神仙是假，是騙我們忘記了仇人，忘記了報仇，讓他們好欺負我們的！——呸！我們不上這個當！

告訴你一件事罷：我們小學生都不想打日本麼？日本人一看不好，中國的小學生都曉得打日本，將來還了得！日本這個壞蛋就去想壞主意了。——一想就想到「連環圖畫」。連環圖畫裏不是有十九路軍打日本跟義勇軍麼？這些書都是教我們抗日的。他就上海禁止賣這些書，叫書店裏都燒掉它，不給我們看。

日本人爲什麼燒義勇軍跟十九路軍，却不燒那些火燒紅蓮寺呢？就因爲義勇軍是教我們報仇的；火燒紅蓮寺却是教我們找神

仙。如果我們相信神仙，忘記報仇，日本人就開心了。你沒看見現在日本派許多和尚到中國來宣傳佛教麼？這也是叫我們只求神仙忘記對它報仇的道理呀！

「嗯，你要說我吹牛皮了。看了連環圖畫，就會忘記報仇麼？」

「告訴你訴：一點不假。去年，上海就有過三個小學生不見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？就爲了想打日本，沒有法，信了連環圖畫的話，去找神仙。神仙沒找到，在路上餓得半死。還有一個女學生，也想找神仙，却挨一個拐子拐上輪船去賣掉。南京，跟別的地方也有過。這些事，報紙上都登過，不信，問問你們的老師。如果是假的，以後你永遠別睬我。別把我當作人。」

「這個劇本——一個孩子的夢，就是寫的這樣一個故事。兩個

孩子都想抗日。一個呢，相信連環圖畫，跑去找神仙，找得道的和尚。一個呢，相信用槍去打仗。找神仙的神仙沒找着，却找到漢奸，等到一夢醒來，已經死在日本人槍底下了。那一個呢，雖然因為抗日也被打死了，但這是因為全軍退却的原故。而且他是很光榮地犧牲了，是個民族小英雄！——如果全國人一起去抗日，他是不會死的。

朋友，我知道你是個愛國的好男兒，你一定也想抗日的。可是你想找神仙呢？還是用槍桿子去打？——老實不客氣，你要等着找神仙，你就上了一個大大的歹當了！

朋友，你如果是個抗日的小英雄，我就請求你：從此以後，永遠不再看那些說鬼話騙人的連環圖畫罷！那是害人的，叫我們

忘記向敵人報仇的東西！——但你答應我麼？朋友。

如果答應我，請你寫封信來，我們永遠做個朋友。另外，我還預備一件禮物送給你，做你永不看那種害人的「連環圖畫」的紀念。——我的通信處是：上海·靜安寺路·斜橋弄·讀書生活出版社轉陳白塵收。

最後再聲明一下：這書裏有許多××跟×，你如果懂得這×是代表什麼，就很好。要不懂呢，就去問問老師。老師如果不告訴你呢，那就是個壞老師，永遠別相信他。

再見罷，我們握手。

陳白塵

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



二十一年二月，某國人打我們上海的時候。

時間：二十一年二月里，某國人打我們上海的時候。

地方：就在上海的鄉下。

人物：有兩個小學生，叫：李桂生，

胡家駒。

廟里頭有：一個小和尚，

一個大和尚。

跑到廟里去的有：一個穿黑大褂子的

一個穿中國大衣的

都是漢奸。

夢里頭有：一個老和尚，

一個某國的大將，

某國的兵四個人。

還有：三個真的某國兵：甲，乙，丙。

兩個中國兵。

第一場

佈景：戲台上是一條馬路，馬路旁邊有一座大廟，廟門上四個大字：「××禪林」。兩扇大門關得緊緊的，門外兩個石獅子歪着頭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一句話也不說。

開幕：天亮了，路上一個人也沒有。只聽得多遠多遠的地方乒乒乓乓開槍打仗。飛機噏兒噏兒地叫喊，一會兒遠，一會兒近。「一會兒丟下一個炸彈，「砰！……」房子都發抖了。就聽見許多許多人又哭又叫，孩子們喊着：「媽媽！媽媽！……」

太陽出來了，晒在黃牆上。那些聲音一下子也不停，

還越來越近。——真怕人啦！

這時候廟門「格托」一聲，閉開一條縫。一隻光滴滴的禿頭朝外一伸，馬上又縮回去。停一會又伸出來，

——原來是個小和尚。他鬼頭鬼腦地東張西望，不敢走出來。背後還有一個大和尚，跟他說話：——

大和尚：（躲在門里，看不見。只聽他催小和尚。）出去看啦！怕什麼！

小和尚：（害怕地縮縮頸項。）槍！……

大和尚：（把小和尚朝門外一推。）甩相！——不礙事的！

小和尚：（硬着頭皮走出來。——他才十二三歲，瘦得像乾巴猴子，穿一件又肥又大的和尚袍。頸項縮得緊緊的，貼着牆摸

到馬路邊，偷偷地朝兩邊看。）……

大和尚：（在門里幌兒幌兒的。）來沒來？

小和尚：（趕緊縮回頭。）沒有嘛！

大和尚：（咂咂嘴。）怎麼還不來呢？……

小和尚：（聽聽槍聲跟飛機聲，人聲就怕起來。）師傅，師傅！走罷！

大和尚：（生氣的聲音。）胡說！——到哪里去！

小和尚：（又仗着胆子看看兩頭馬路。）師傅，你看，人家都逃上

租界了！——二師兄，三師兄不是全跑了嗎？

大和尚：不准胡說！我不逃！

小和尚：×洋鬼子打來呢？——師傅，你聽！

「大砲：『訇！訇！』飛機：『嘎！嘎！嘎！』」

大和尚：「不要怕，——我們不怕×洋人的！你好好的在這里，有好處的！——再看看，來了嗎？」

小和尚：「鼓着嘴，眉頭皺了一大把。又把頭伸出牆角。」沒有……只有，……只有兩個孩子。……

大和尚：「誰問你什麼孩子不孩子！——問你昨天來的那兩個人呀！來嗎？（生氣。）到馬路上去看呀！小胆子鬼！看槍子子就打死你！」

小和尚：「沒有法，硬着頭正要朝路心里跑。」……我去。……

「忽然，飛機飛到頭上來：『嘎！……』」

小和尚：「（狂喊起來。）哎呀！！媽媽！！（跑進門。）師傅，你去罷！」

我怕……

大和尚：不中用的東西！

小和尚：（要哭出來了。）我怕呀，師傅，你去罷！……

大和尚：（還是沒出來。）好了，好了，看你這甩相！——你聽着

門罷！

小和尚：（活抖抖的聲音。）唔，唔，唔。

大和尚：他們來了才許開，——不准別人進來！聽見嗎？！

小和尚：（關起門來。）曉得。

〔戲台上沒有人。只聽見乒乒乓乓，訇通訇通的聲音。過了一會兒，拍打拍打走左邊跑上兩個小孩子。一個是李桂生，十三歲，穿短棉襖。一個是胡家駒，十四歲，穿長棉

袍子。胡家駒跟在李桂生的後頭，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。一隻手里抱住一部「小人書」。（連環圖畫）呼打呼打地喘着氣。看見廟門就把李桂生拖住了。」



胡家駒：到了，到了！就是這一個「神聖」的，「神聖」的廟！

胡家駒：到了，到了

！（用二姆指在鼻孔底下拉鋸一樣地抽幾下。）就是這一個「神聖」的，「神聖」的廟！

李桂生：（看看廟，有點瞧不起的樣子。兩手把褲腰一撥，搖兩

搖。)這個廟里有神仙啦？——你不要吹我的牛皮了！

胡家駒：不要胡說八道！神仙聽見要生氣的！（拖李桂生。）趕快來行禮，賠個罪！（自己先行了三鞠躬禮。）來呀！

李桂生：（不耐煩的樣子。）忙什麼？找到神仙再磕頭也不遲呀！走，先進去！（就預備敲門。）

胡家駒：（拚命拖回李桂生，臉都嚇白了。）哎呀！哎呀！你不要慌哈！請神仙是一件，是一件「神聖」的事呀！怎能，怎能這樣呢？

李桂生：（翻翻眼睛，掇掇褲腰。）要怎樣呢？你吹呀！

胡家駒：（搓着鼻子。）要怎樣？——你過來，我們先說好了再去。

李桂生：（褲子一提，跳上石獅子背上。）吹呀！吹呀！快點！

胡家駒：（急死了，一把拖下李桂生。）唉！唉！唉！你真是！

真是！（鼓起嘴巴子。）我不跟你好了！——你到底要不要打

×洋人啦？

李桂生：（伸出五個指頭，抓一抓，做個烏龜，擺出規規矩矩的面孔。）吹牛皮！哪個不打倒××帝國主義的是小烏龜！

胡家駒：那你不要胡鬧哈！

李桂生：（搖搖褲腰。）喲！你吹什麼牛哇？——哪個胡鬧的？

胡家駒：還沒？神仙的石獅子能亂騎的呀？全不懂請神仙的規

矩！

李桂生：（披披嘴。）好，好，不說廢話。——就進去！（轉身就

走。）

胡家駒：（又急得跳起腳來。）唉！唉！唉！你又來了！

李桂生：（抓住褲腰。）怎樣哈？

胡家駒：（擦下鼻子，打開畫本子。）你看：人家請神仙怎樣請的？

李桂生：（看看畫。）你說，怎樣請呢？

胡家駒：（揉着鼻子。）怎樣請啦？（在畫本里找。）吶，像這樣：

——神仙總是關起大門，在仙宮里煉仙丹的。要等開了門，才好進去。進去了，還不能驚動神仙。——神仙都是整天閉住眼睛的呀！——神仙都是「神聖」的，都是「偉大」的，……

李桂生：閉住眼睛？——他夜里沒睡覺哇？

胡家駒：（急得擦鼻子。）唉！唉！不要說廢話！——要等神仙睜開眼，看見我們，問：做什麼的？我們才好說話。

李桂生：唉，（提提褲子。）怎樣說呢？

胡家駒：（看看畫。）就說，就說：「神聖的仙人在上，弟子胡家駒，李桂生叩見。」神仙一定問：「你們所爲何來？」那我們就說：「現在×洋番邦橫行霸道，奪去我們的東三省，又來打我們上海。百姓被他們殺死千千萬萬，眼看我們的天下要挨×洋番邦奪去，請仙人發慈悲，下去打救百姓！……」

李桂生：（等不及。）喲！不這末嚕嘛！就叫他去打××就是了！

胡家駒：（生氣地皺皺鼻子。）唉！你要耐着性子呀！神仙是「神

「聖」的！請一回不去，再請；不去，再請，再不去，再再請！起碼起碼要請三回哩！

李桂生：（急得勒褲帶。）神仙是這樣討厭啦？——把他拖出來就是了！

胡家駒：（趕忙堵住他的嘴。）胡說！神仙是「神聖」的！你又……
李桂生：（不服氣。）我問你：神仙不是我們中國人嗎？我們同胞挨人家殺死那末多，那末多：他不替我們着急嗎？他應該馬上跑出來，一下子就把手××人打跑了才對呀！（勒褲帶，捲袖子。）

胡家駒：（急得蹦腳。）嚷！嚷！你不懂！神仙不比俠客啦！俠客一請就來，神仙要試試你的心，看你誠不誠心哩！

李桂生：還不誠心嗎？我們不都是天不亮就爬起來的？——唉，

還是俠客好！（摩拳擦掌，學着俠客的樣子。）我去請俠客。

胡家駒：唉，你又不誠心了！——俠客有什麼用呢？俠客都受神

仙管哩！——俠客是神仙的徒弟！

李桂生：（抓住褲帶。）俠客不抵神仙啦？——吹牛！——那我再

去找義勇軍！

胡家駒：義勇軍也沒有用！只有神仙！神仙是「神聖」的呀！——

他能……

李桂生：（搖搖褲腰。）「神聖」有什麼用呢？——吹牛！——他再

不去打××，我們中國人都要死完了！

胡家駒：（拚命地搓鼻子。）怕什麼？只要神仙答應一聲去，不管

幾千萬，幾萬萬，幾萬萬萬！×洋人都沒用了！神仙把「神聖」的寶劍一揮，就會飛沙走石，日色無光，叫×洋人自己殺自己，殺得他鷄犬不留！再放一把火，把他們的×洋全燒得光光，光光的！一個螞蟻都沒有！……

李桂生：（翻翻白眼，又相信他的話了。）真的？——不要吹我的牛哇！

胡家駒：吹牛的是小狗！

李桂生：（抹袖子。）好，好，不說廢話！（要去敲門。）走！快點罷！

胡家駒：哎呀！你不要敲門啦！（跑去拖他。）

李桂生：怎樣？

胡家駒：人家跟你說過了：要在外邊等，不作與驚動神仙的。

李桂生：不打門，他怎麼曉得呢？

胡家駒：唉，你簡直，簡直不懂得神仙的「神聖」！神仙會心血來

潮的呀！他只要捏指一算，就曉得胡家駒跟李桂生在門口了

！

李桂生：（緊緊褲子。）好罷。（坐在石獅上。）我們等罷！

胡家駒：（推他下來。）告訴你，不能騎石獅子，神仙要生氣的！

李桂生：噯，吹牛皮！真討厭！（坐在地上。）坐地上，行罷？

胡家駒：噯，……這個，……（翻開畫本。）不行！要跪在廟門口

哩！

李桂生：要跪呀？——王老師不是說，現在不作與跪嗎？

胡家駒：神仙作興呀！

李桂生：（皺眉頭）。行洋禮罷！——難爲情嘛！

胡家駒：（揉揉鼻子。）對神仙還怕難爲情哩！你又不誠心了！

李桂生：不要吹牛，你先跪把我看。

胡家駒：好。（恭恭敬敬地先跪下。）李桂生，來呀！

李桂生：（看看四面沒人，才掇掇褲子跪下去。）……

〔兩人直挺挺地跪在那里。只聽得槍砲的聲音越來越近，也越來越響。飛機把人耳朵都要炸聾了，打頭上飛過去。〕

李桂生：（忍不住了。）喂，胡家駒！我們先問一聲吧，到底有沒有神仙呢，這廟里？——他要是吹牛皮，……

胡家駒：（拼命拭鼻子。）不要胡說！不要胡說！——你又不誠心了！

李桂生：（只好不作聲。）……

（又過了一會。飛機大砲的聲音簡直就不斷。哭叫的聲音聽了叫人難過死了。）

李桂生：（又忍不住問：）哎！胡家駒，你說，這個神仙是什麼樣子？

胡家駒：我想是個……（忽然生氣。）唉！唉！說不得的！

（李桂生掇掇褲子不作聲。只聽得胡家駒吸着鼻子的聲音。忽然，門門「格托」一下，兩個人都站起身。門只開了一縫，但沒有人出來。）

胡家駒：（看看李桂生，很生氣地。）爲什麼站起來？

李桂生：有人看見，不難爲情嗎？

胡家駒：要是神仙來呢？——又說你不誠心！

李桂生：（轉轉褲子。）噫！你爲什麼也起來呢？——吹牛皮！

胡家駒：什麼？（看看自己的腿，趕忙又跪下。）不要說廢話！跪

下！

李桂生：（跪下。朝門縫里張望。）要出來了罷？

胡家駒：不許說話！

（門更開開一點，胡家駒低下頭。李桂生偷眼朝里看。小

和尚伸出頭來，看見他們又縮回去。）

李桂生：胡家駒，看見嗎？——一個小和尚！

胡家駒：不要胡說！那是仙童！——替神仙餵仙鶴的！

李桂生：他怎麼又走了？

胡家駒：恐怕仙家叫他來看看的。

〔小和尚又伸出頭來。〕

小和尚：（笑得格勒格勒的。）喂，你們兩個是癡子呀？

李桂生：（蹦起來。）喂！喂！小和尚！來！

胡家駒：呸！李桂生，不要胡說！（也爬起來。）請問仙童：仙人

在家嗎？

小和尚：（還是笑着。）你們說的什麼瘋話哇？

李桂生：哎，小和尚，不要吹牛——這里有神仙嗎？

小和尚：（哈哈大笑。）神仙？——神仙在天上哩！

李桂生：（對胡家駒）：「啊！你吹我的牛皮！哪里有什麼神仙呢？」

胡家駒：（拼命覷李桂生的膀子）：「噯！噯！噯！不許胡說！」（小

聲音）：「神仙不肯說真話的！他試試你的心理！」（又對小和尚

）：「請問仙童：仙人在家麼？」

小和尚：「真是個癡子！你說的什麼癡話？」

李桂生：（急得掇褲子）：「唉！真是癡話！」——小和尚，這到底

有神仙嗎？」

小和尚：「哪里有神仙呢？除了我，就是我師傅！」

胡家駒：「噯！噯！我就問你的老師傅。老師傅在家嗎？」

小和尚：「在家。——你們到底做什麼的？」

李桂生：「他要是神仙，叫他替我們去打××！」

胡家駒：胡說！（對小和尚。）小師傅，我們來請老師傅下山，去

殺×洋人，搭救老百姓的。

小和尚：（笑。）又說瘋話了！哈哈！

胡家駒：（鞠躬。）「神聖」的仙童，請帶我們拜見老師傅！

小和尚：什麼？——要看我師傅哇？

李桂生：對了！

小和尚：（害怕起來。）不行！不行！師傅說，什麼人也不准進來

李桂生：我們是請他去打××的呀！也不准進去嗎？

小和尚：不行！不行！什麼人都不行！

胡家駒：（連連鞠躬。）小師傅，小師傅，可憐可憐我們的老百姓

，挨×洋人殺死了多多少少，讓我們去請請老師傅罷！

小和尚：（笑。）又說癡話了！又說癡話了！

胡家駒：小師傅，我們是誠心來的！真正誠心來的！一夜都沒睡覺，（揉揉鼻子。）天沒亮就來的。只請「神聖」的小師傅，

……

小和尚：去罷！去罷！（哈哈大笑。）×洋人打來了！

胡家駒：是的呀！我們就爲了×洋人打上海，才來請老師傅的呀

！只要老師傅去顯顯神通，就會把×洋人殺光了！

小和尚：癡子！癡子！不要說癡話了！

李桂生：喂，小和尚，不要吹牛，真的沒有神仙啦？

小和尚：你也是癡子！——神仙在天上啦！

胡家駒：你不要搗蛋嚟！人家，人家正要……

李桂生：吹牛皮！吹我的牛皮！我不聽你的話了！

胡家駒：你不誠心！——神仙是試試我們的！

李桂生：呸！鬼才相信你哩！

〔兩個漢奸走左邊跑上來。一個穿黑大褂子，挾一塊木頭招牌，用布包起來。一個穿中國大衣的跟在後頭。直朝廟里跑，一邊回頭看看兩個孩子。〕

穿中國大衣的：小和尚，這兩個孩子做什麼的？

小和尚：兩個癡子，要找我師傅哩！

穿黑大褂子的：不許進來！關門！

〔兩個漢奸都進去了，小和尚關了門。胡家駒想搶進門去

。門已關上了。」

胡家駒：小師傅！小師傅！……

小和尚：（在門里）。去罷！去罷！

胡家駒：小師傅！小師傅！……

李桂生：（搖搖頭，掇掇褲子）。牛皮師傅！

胡家駒：（對李桂生生氣）都是你！都是你！你不誠心，神仙自然

不睬我們啦！

李桂生：哪里有神仙呢？——那是個小和尚嘛！

胡家駒：神仙還拿真樣子把我們看嗎？你不誠心！不誠心！

李桂生：呸！你說神仙變樣子呀？——吹牛皮！——你說，將才

是兩個什麼人啦？（掇着褲子。）你說！你說！

胡家駒：那，……（揉着鼻子。）那是兩個俠客！俠客都是神仙的徒弟！

李桂生：呸！呸！呸！牛皮！吹牛皮！我認得：是住在我們衙堂里的小江北跟徐二，爸爸說的，他倆是漢奸！——俠客哩，牛皮！

胡家駒：（要跟李桂生拚命似的。）胡說！胡說！你，你侮辱「神聖」！

李桂生：（披披嘴。）狗屁神聖！——我才不相信哩！

胡家駒：（更生氣。）好！你不相信拉倒！滾！滾！滾開！

李桂生：哼！我才不在這里哩！我找義勇軍去！

胡家駒：義勇軍有屁用！——你聽王老師的鬼話！

李桂生：神仙才有屁用！（緊緊褲帶。）等××人來打死你！（向左邊跑了。）

胡家駒：不誠心的東西！邪道！邪道！邪道！（四邊看看，又跪下來。嘴裏禱告着。）——……

「飛機不斷地響着，慢慢，那聲音變了，變成『嘩！——嘩！——』像潮水一樣的。大砲彈子『通！通！』慢慢也有了規矩，像隔一定時候，放一砲，機關槍『禿！禿！禿！……』的聲音也慢下來，慢得像大輪船在喘氣。胡家駒跟着這聲音慢慢睡着了。戲台上也睡着了，慢慢沒有光，一直變成烏黑的。聲音還是不停止。」

第二場

佈景：烏黑的戲台上慢慢有光了。是碧綠的光。漸漸現出一片大海。海心里有一隻兵艦，蹲在那里歎氣：「禿！禿！禿！」海水朝岸上掀：「嘩！——嘩！——」兵艦上放大砲，三秒鐘一下子：「通！——通！——」這些聲音都是有規矩的，跟教唱歌

的老師拍的拍子一樣。

海岸上跑出三個人：胡家駒，小和尚，還有一個老和



海心里有一隻兵艦，蹲在那里歎氣：

「禿！禿！禿！」

尙。老和尙看樣子不曉得有幾百歲了，鬍子白得跟棉花一樣，長長的，拖到膝蓋頭子。身上穿件金光燦亮的和尙袍。頭戴一頂西遊記里唐僧戴的帽子。一手抱根禪杖，一手揮着拂塵。脚上蹬着一雙厚底高靴，跟唱戲的穿的一樣。小和尙也漂亮了：穿一件合身的大紅和尙袍，頭上披下頭髮，頭髮上勒一根金箍。手里捧一枝寶劍。胡家駒呢，還是那身衣裳，只抱了一個大葫蘆。老和尙在當中，小和尙跟胡家駒跟在旁邊像保駕的。三個人跟上「體操」一樣，聽着那「嘩——嘩——」的聲音，一步一步地「開步走」。

就是抬抬頭，舉舉膀子也合着拍子。

說一句總話：這會兒戲台上的隨便什麼聲音，隨便什麼動作都是按着拍子來的。

胡家駒：（像說話，又像是唱歌，一字一拍。）老——師——傳——！——那——不——是——×——洋——兵——艦——麼——？

〔兵艦上的砲彈子對他們打來了，只見一團黑煙，一蹦一蹦地要落到頭上了。老和尚不慌不忙，揮起拂塵：一，二，三，只一拂，砲彈子落在地上。〕

胡家駒：（笑。）哈——哈——哈——！——老——師——傳——，——神——通——廣——大——哇——！——

〔又是一個砲彈打來，又一拂，落在地下。胡家駒哈哈大笑。小和尚也張開嘴笑。可是沒有聲音。〕

「砲彈子三個，四個，……一共拂落了六個。老和尚像個機器人子動着，小和尚噙着嘴，一動一動的。」

「老和尚像不耐煩了，舉起拂塵對兵艦繞了幾個圈子，那兵艦就唵嚕一聲從海里跳起來。跟着拂塵繞圈子，翻筋斗。兵艦自己還放空砲，但看不見砲彈了。老和尚的拂塵繞了許久，忽然用勁舉起來，拚命朝地下一揮。那兵艦也就一跳多高的，歪着頭拚命望下一栽，栽到海肚里去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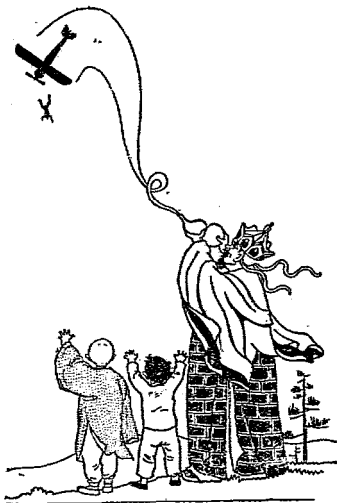
胡家駒：（先蹦三蹦，再一跳。）中——華——民——國——萬——歲——！——中

——華——民——國——萬——歲——！——

「兵艦沉了，大砲還沒有停。原來天空中又來了一隻飛機。飛機的聲音跟海水一樣，只是「嘩——嘩——」大砲彈子

從飛機肚里打出來，但都落到海里。」

胡家駒：哎——呀——呀——師——傅——哇——飛——機——又——來——啦！



老和尚一板一塊地換過胡家駒手里的大葫蘆，把葫蘆嘴子對着飛機一照，只見一道紅光接在飛機身上。飛機就停場解酒，拔兩搖，一頭栽到海里去。

「老和尚一板一眼地換過胡家駒手里的大葫蘆，把葫蘆嘴子對着飛機一照，只見一道紅光撲在飛機身上。飛機就像喝醉酒，晃兩晃，一頭栽到海里去。」

「一隻飛機才下海，後面又來一隻。老和尚照樣一照，又栽到海里。這末一隻一隻，一共栽下去七隻。」

胡家駒：哈——哈——哈——哈——哈——哈——

「這時對面來了一員某國的大將：身穿軍裝，腰勒皮帶。背後插上四面三角太陽旗，頭上長着兩根野鷄毛。脚上蹬一雙一尺高的木屐。左手揮一根馬鞭，右手掄一把「關刀」。身後四個某國兵，都像蝦兵蟹將。後面「禿！禿！禿！」

「通——通——通——」放着機關槍跟大砲。五個人耀武揚威地一蹦一蹦衝上來。」

胡家駒：師——傳——哇——打——倒——×——洋——人——打——倒——×——洋——人——

「老和尚接過小和尚手里的寶劍，對着某國大將一指，就有一道白光像蛇一樣的竄到他身上。大將就死人一樣不得動了。老和尚再把寶劍一揮，兩根野鷄毛掉了。再一揮，四面太陽旗子落在地上。再用勁把寶劍一劈，那大將跟四個某國兵便像五段木頭筆直地倒在地上。」

胡家駒：打——倒——×——洋——人——打——倒——×——洋——人——……
「老和尚把寶劍向後一揮，便跳出兩個大漢。一個是穿黑

大褂子的，把衣裳勒得像楊香武盜九龍杯時候的夜行服。一個是穿中國大衣的，把大衣揮開，像是一件鶴氅。兩人都從腰里抽出單刀，竄到前面去，發一聲喊，（就是沒有聲音。）向某國大將來的地方殺過去。」

〔老和尚把大葫蘆跟寶劍還把兩個孩子，仍舊右手禪杖，左手拂塵，一搖一擺地向前去。小和尚舉起寶劍，寶劍上一道白光；胡家駒舉起葫蘆，葫蘆口上一道紅光。還是跟隨在老和尚的兩邊，一步一步向前開步走。〕

胡家駒：（得意忘形地）中——華——民——國——萬——歲——！——中——華——民——國——萬——歲——！——……（一直不住嗓子喊下去。）……

〔海水「嘩——嘩——」吼着，一直不停。機關槍跟大砲「禿

「禿！禿！」通！通！通！」也一直不停。六個人向前殺去，一直走到看不見的地方去。天上也慢慢暗下來，一直暗到戲台上又變成烏黑的。但胡家駒的叫喊和各種聲音是一直不停的。」

第三場

佈景：烏黑的戲台上又慢慢透出光來，依舊現出一座廟門。

「嘩——嘩——」的海水聲慢慢又變成飛機的聲音。機關槍跟大砲的聲音也都越來越近，並且亂放一陣，不像那末有規矩了。到處還有哭喊的聲音，逃難人的腳步聲音，像要天翻地覆了。

胡家駒睡在廟門旁邊，跟第一場睡下去的時候一個樣子。頭屈在胸口上，還不住地叫喊着：

胡家駒：（還在夢里。）中——華——民——國——萬——歲——！……

〔廟旁邊起了槍聲。有許多許多人走廟旁邊跑過去。人影



忽然有三個人走到廟旁邊牆根下，停住了——是兩個中國兵挾着一個孩子，孩子頭上繫塊白布。

子在牆上飛過，像是當兵的，都拖着槍逃走了。忽然有三個人走到廟旁邊牆根下，停住了。

——是兩個中國兵挾着一個小孩子。

孩子頭上繫塊白布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李桂生受了傷。他們把他捺在牆根下。」

一個兵士：小兄弟，你不能跑了，在這兒歇歇罷！

李桂生：（要朝起爬。）不行！不吹牛皮！我要跟他們打！

另一個兵士：小兄弟，你年紀還小，別着急，等長大了再抓槍桿

子！

李桂生：不行！不行！（掙掙褲子要爬起來。）我要……

一個兵士：（捺下他。）小兄弟，你的傷很重呀！不能動，要歇一

會兒。咱們對不住，要走了。他奶奶××鬼子追來啦！

（牆上的影子像下晚歸窠的鳥鴉一樣多，通通通通，不知
有多多少少的人跑過去。）

李桂生：（不肯放他們走。）不行！不行！我跟你們一起走！

另一個兵士：小兄弟，你在這兒不礙事。××鬼子不會打你小孩
兒的。（回頭一看。）不好！（招呼他同伴的。）追來啦！咱們
走罷！——小兄弟，對不住了！（拔腿就跑。）

一個兵士：（丟開手就跑）。小兄弟，對不住！再會！再會！

〔路上跑過去的人更多。李桂生扶住自己的頭。要戴起爬，兩個兵士都已經跑遠了。因為頭疼得很，就坐在牆根下。〕

李桂生：吹牛皮！××鬼子在哪里啦？

胡家駒：（一直叫喊着。別人都沒注意。）中華民國萬歲！……

李桂生：（這才聽見。）噢！胡家駒嗎？（慢慢站起來，扶着牆朝右邊走。）

〔廟門突然打開。大和尚領着兩個漢奸一起出門來。大和尚是個鴉片鬼子，滿臉蒼黃，瘦得只剩一付骨頭架子，這會兒滿臉笑嘻嘻的，對兩個漢奸作揖打躬。〕

穿黑大褂子的：（拖出兩塊招牌。）你看，中國兵退了，××兵打

勝了。掛起來罷！

大和尚：真是阿彌陀佛！這就好了！

〔大家把招牌掛起來，上面是一行黑字：「大××海軍陸戰

隊第×隊司令部」〕

穿中國大衣的：好了，你開開大門迎接我們××兵罷！

胡家駒：（又大聲喊起來：）中華民國萬歲！……

大和尚：什麼人？（踢他一脚。）喂！叫什麼？

胡家駒：（醒了，跳起來，揮着手，像殺人的樣子。）中華民國萬

歲！打倒×洋人！……

穿中國大衣的：（兜頭打他一巴掌。）媽的皮！叫什麼！小鬼！

胡家駒：殺呀！殺呀！殺死×洋人啦！——啊！兩位俠客！殺呀！殺呀！老師傅呢？我們殺盡×洋人啦！（又跳又蹦地朝前跑。）

穿中國大衣的：（又是一巴掌。）小狗入的！再叫！

（這時候李桂生才摸到石獅子旁邊。）

胡家駒：（醒透了。）哎哇！你，你，你怎麼打我？（揉着鼻子。）

你不是，跟我們一起殺×洋人的？

穿黑大褂子的：打死這小狗入的！看他再胡說！

穿中國大衣的：（又打他。）你胡說什麼！再說！再說！打死你！

胡家駒：（拚命地搓鼻子。）什麼？什麼？我要殺×洋人！殺×洋人！

李桂生：（看清楚了，便挾住石獅子叫。）胡家駒！偏要喊：打倒××帝國主義！

〔兵兵兩聲槍響。上來三個真的某國兵。頭上都戴着硬的龜壳帽子。端着槍直衝上來。〕

胡家駒：殺死×洋人！……

〔還沒喊完。那三個某國兵舉起槍，對準了胡家駒：「砰！」胡家駒仰臉睡倒了。大和尚跟漢奸一起跑上來迎接某國兵。〕

李桂生：（抱住頭。）哎呀！

〔大家本來都沒看見李桂生。正要進廟門。聽他一叫，某國兵先端槍回過身來。一看見他，就儲準槍。〕

某國兵甲：叫——什麼！

李桂生：（緊緊褲子，叫。）打倒××帝國主義！

某國兵甲：（端起槍就要打。）

某國兵乙：（按住甲的槍。對李桂生：）你胆子有——再叫！

李桂生：（捏起拳頭對着某國兵叫：）打倒××帝國主義！

某國兵丙：（舉起槍就打：「砰」！）叫！

〔李桂生一句沒叫出來，栽倒在石獅子底下。〕

三個某國兵：（都笑了。）哈哈！哈哈！

〔三個某國兵跟大和尚，漢奸都擁進門去了。大門張開嘴也像哈哈大笑着。〕

〔李桂生倒在地下又翻翻身，他還沒死。想要朝起爬。嘴



〔李柱生一句沒叫出來，栽倒在石獅子底下。〕

里還咕嚕着。」

李桂生：（不清楚的聲音。）胡家……駒！……你！……吹，吹牛皮！狗，……狗屁神仙！……（他拚命朝起爬，勉強支持起來，挾着石獅子，恨恨地看着廟門。捏起拳頭，又拚命地喊一句：）打倒××帝國主義！……（剛喊完，匍通一聲，栽到下去。他死了。）

〔大砲跟機關槍的聲音更高了。〕

閉幕

二十三年春作。

二十五年秋改作。

少年書

第一輯二十種

-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張天翼：學校裏的故事
（童話） | 白 塵：一個孩子的夢
（戲劇） | 沙 梅：新少年歌曲
（唱歌） | 文 若：好問的孩子
（翻譯的童話） | 允 一：世界現勢的故事
（社會科學） | 塞 克：仁丹鬍子
（遊戲） | 崔 嵬：漸
（戲劇） | 風 沙：蘇聯故事集
（翻譯的故事） | 沈 舟：社會的故事
（社會科學） | 依 凡：人的故事
（社會科學） | 高士其：細胞的奮鬥史
（生理衛生） | 威家倫：音樂的故事
（故事）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
價目

每冊定價：分五角一冊，分二角一冊。
預約：第一輯二十種，預約價目：一元二角。
特約：每冊定價：分五角一冊，分二角一冊。

一個孩子的夢

著

者

白

塵

發

行

者

上海靜安寺路斜橋弄七一號
讀書生活出版社

電話：三〇三二五

經

售

處

全國各大書店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每冊定價一角五分

一九三七年四月
初再版



\$0.15